



推进城镇化,核心是人的城镇化,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,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。

——李克强

Q

一段时间以来,城镇化不断升温,成了一个热词。而在一些地方,为了追求政绩,官员热昏了脑子,以推动城镇化为借口,打起了盲目圈地造城的主意。1月15日,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,推进城镇化,核心是人的城镇化,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,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。李克强的讲话,对一些地方跃跃欲试的GDP冲动,无疑是一声当头棒喝。

“城镇化的核心是‘人’的城镇化。”李克强的讲话,也道出了我国城镇化的终极目标。人,城镇化过程中的人,是第一位的,他们的命运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和关心的。改革开放以来,据江苏省人社厅提供的数据,江苏有400多万被征地农民,完成了“身份的城镇化”。而身份的城镇化,只是人的城镇化的第一步。昔日的村民,是否真的融入了城市?他们在就业、生活方式、文化观念、价值观念上,是否有了大的转变?近日,现代快报记者分别来到无锡、宿迁、南京的被征地农民,也就是新市民中间,聆听和了解他们的“转变故事”。

人的城镇化,不仅是目标,对于这个被挟裹在城镇化浪潮中的人群来说,更是现实。

——编者



“城镇化”升级 乡村到城市有多远

南京 当了10多年居民,与城市还有些隔膜

“

城镇化是什么?简单来说,农民变市民,村庄变社区。南京的很多地区已经走过城镇化10年进程,近日,现代快报记者走进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、秦淮区曙光里社区,听听他们当城里人的感受如何?老人们说,只要养老医疗保障跟上城市脚步,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。而中年人却觉得在城市转型期中遭遇尴尬,就业受到局限,压力已经赶超城市人,心灵上和城市的契合还不够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赵丹丹

【改变】环境、交通全变样了 幼儿园、小学就在附近

从江宁胜太路拐进太平花苑小区,一幢幢多层楼房鳞次栉比、精心布局的绿化,以及设施齐全的社区活动中心、幼儿园、超市……几乎和周边的商品房小区没有两样。你很难想象,这里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一片农田。

71岁的邵安源是太平花苑的居民,十多年前,他还是太平村小二队的村民,一辈子靠种地生活。“那时我家有5亩地,二层小房共300多平方米,地里种着水稻、小麦等。”他说,2001年由于城市建设,地被征走了,换来了5套总面积达400多平方米的房子,从此邵安源也从农民变成了居民。

在邵安源看来,城镇化这些年,变化最大的是周边环境 and 交通,“胜太路两边以前都是农田,买点肉还要去双龙大道的史家里附近,现在附近全是饭店、超市、银行。买衣服可以去东山女人街、同曦鸣城、万象城。”他记得过去太平村出门只有两条路,一条到东山,一条到百家湖,坑坑洼洼。如果要走新街口,要走半小时到河定桥坐车,远得很。现在有直接通往市区的102路,走上十几分钟还有地铁。

“以前唯一一所小学,孩子上学要步行好久,现在小区里就有幼儿园,门口就是翠屏山小学。”他说,周边环境和设施的改进,让他真正觉得自己生活在城里啦。

邻里之间有点疏远 但老街坊的情谊还在

生活环境的改变,也让太平社区人生活习惯逐步改变。邵安源说,做了大半辈子农民,很多习惯大家还一时改不了。刚搬进楼房时,还有居民将垃圾从楼上直接扔下,不知道带下楼扔进垃圾箱里;

【声音】“60、70”养老保障跟上了城市脚步

做了城市居民后,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期待最多的其实是养老、医疗保障。“没有地,就希望自己晚年有个保障。”谈保家坦言,多年来一直希望自己的保障能追上城市人的脚步,能和城里退休的老人们一样,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实现了。他说,2007年开始,政府想到了他们失业农民的困难,每月开始发补助金,从最初的80多元,去年一直涨到了每月200多元,“虽然钱不是很多,但对我们生活来说也是一种贴补。”更让谈保家欣慰的是,养老、医保问题今年解决了。今年1月,他一次性交了7万多,其中6万多是补齐15年的养老保险,还有1.56万元是缴纳的医疗保险,如此一来,他现在和企退职工一样了,每月可以领到900多元的退休工资,每月医保卡里还有60元,可以在门诊看看小病,开开药。“要是生了大病,还能按一定比例报销。”他算过,只要5年,他缴纳的钱就能回本,心里踏实多了。

唱歌、跳舞、锻炼 曾经的种地人过得很文艺

文化生活的丰富也是很多农转非居民们此前不敢想的。65岁的王秀芳种了半辈子地,“要是还是农民,估计现在还在种地。”她说,过去她是每天围着地里转,从没想到自己还能搞文艺,现在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早上跳舞,参加健身锻炼。“我们健身队的扇子舞代表小区参加过梅花节的百姓大舞台。”

秦淮区曙光里一片小区,2000年以前还是红花村通一生产队的所在地,那时谈保家的家就在那里,二层小楼连院子有200多平方米,外有四百地,种着萝卜、豇豆等。菜成熟后,他就拉到三七八菜市场卖,靠卖菜,他拉扯四个儿女长大。刚成居民那阵,谈保家也不习惯,“做惯了农活,乍一歇下来,居然闲得浑身不自在。”他说,现在他的主要任务是锻炼身体,天好时,每天跑上一小时,他还当上了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,每天读书看报,和合唱团的伙伴们一起练歌,“身体好是现在首要的任务。”

【帮扶】盘活集体资产 被征地农民变股民

在城镇化进程中,大家也在摸索如何帮助被征地农民增收。江宁秣陵街道太平社区在南京市首创了“集体资产股份制”,让失地农民变成股民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主任李金平说,2004年左右,原太平村的土地陆续征收完毕,还剩余一些集体资产。为了盘活集体资产,便制定了集体资产股份制,当时一清算,太平社区集体净资产达到2413.5万元,折合24135股,最后决定其中股民直接享受分红股9402股,占总股39%;集体福利股8000股,占总股33.1%;集体经济发展股6733股,占总股27.9%。

他介绍,现在太平社区有股民3000多人,都是原来太平村19个大队的在册农民,每个人的股份是依据当时大队占集体资产的比例来计算的。还设立了董事会、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成员,以及股东代表。当然,为了公正,还有3人组成的监事会。李金平说,太平社区现在在有农贸市场、超市、门面房,还有两个工业园,都是社区的集体资产,每年利润,年底都公示明细,股东们都有分红,平均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万元以上。

集体福利股,主要用于一些帮扶资金,有教育基金,如果股东的孩子考上了本科,可以奖励1000—2000元不等,考上区重点也有奖励;还有大病救助,除了合作医疗报销的部分外,还可以最高拿到2500元的大病救助金;此外股东个人创业、招商引资,都有奖励。另外女达到55岁,男达到60岁的老年人,社区还发放生活定补,根据年龄不同,每月70到130元不等。

“40、50”就业压力赶超城里人

和老年人不同,从农民变身居民后,太平社区的中年人面临更多的是就业压力,尤其是在转型期。70后邓家春,高中毕业去当兵,从部队回来后便回家种地,2000年初征地后,家里分了一套房子,面临的困难是就业。“以前羡慕城市人,一到晚上灯火通明,当了城里人,觉得一点不好玩。”邓家春说,农村的基础教育要差于城市,他的很多同学基本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,他至少还读到了高中。即便这样,他和城市人在学历上的竞争力仍然差了一大截,又缺少技能,最终他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,工资不高,还时常要上晚班。

而在他已到了上有老,下有小的年纪。“老丈人也是农民,老人们的保障都不及城市人,最怕的就是他们生大病。”他说,孩子在读高中,什么都不愿意落于同学之后,也要满足。他算账称,孩子以后上大学,找工作、娶媳妇的费用,以现在来说,不连上房子,至少得有个50万,想到这些,就觉得全是压力。

尽管做城市居民有十多年,但邓家春仍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城市人,觉得和城市还隔着一层。“在两者之间吧,至少消费观念上我们还没跟上,还是秉承着农民的节俭。心灵上和城市的契合也不够。”王圣力也同样面临过转型期的尴尬,农转非时,他已40岁上下,没了社办企业的工作,那时女儿正读高中,只好自谋出路。在外资企业里找了份铸造工的工作,连续干活12个小时,吸的是粉尘。“为了补贴家用,那时还有些没征收的土地他继续开荒,种些菜拉到南京卖。”王圣力说,那时真正体会了一回做城里人的快节奏,直到女儿大学毕业,他才松了口气。现在,尽管女儿不用再费神,但上面还有两位老人的压力,因此他还在继续做着一份保安的工作,继续存钱,贴补老人。

而在他们看来,80后、90后和城市的融合度,要高于他们。“他们和土地并没有亲密的关系,受到的教育要比我们更好,很多人走了出去,考上了大学,就业更广,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环境。”

“

无锡 经历“两次城镇化”,他们离城市越来越近

“

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美湖社区,是由原景观苑小区和蠡湖家园小区合并而成,在无锡市是典型的一个农民安置房小区。和无锡多数农民安置房小区一样,这里的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仅为1角钱,但不一样的是,美湖的物业费交纳率高达90%以上。为何在普遍连商品房小区都难收的物业费,却在一个农民安置房小区里得到如此高的接受程度?从农民变居民,生活在美湖社区的居民,原先大都是无锡蠡湖乡的农民。他们的工作、生活变迁史,就是无锡城镇化的一个缩影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金辰 薛晟

附近有10多条公交线路 超市、公园、医院应有尽有

64岁的宋阿姨和老伴居住在美湖社区内蠡湖家园的一幢高层楼房里,其实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装饰上看,宋阿姨家这套100平方米出头的二室两厅房都像是一户典型的商品住宅房。2010年年底,宋阿姨和老伴从原来陆典桥村拆迁后,住进了现在居住的蠡湖家园小区。

“从26层的阳台上向外看去,整个小区一览无遗,刚住进来的时候,高的连窗户都不敢靠近,现在好了,每天早上起床后看看风景,一天的心情都会好很多。”宋阿姨的老伴是个闲不住的人,一早起来就会到小区的健身场地晨练。

从宋阿姨家望下去,除了能看到整个小区的全貌,还能清楚看到小区不远处的高尚超市、蠡湖公园和正在建设中的无锡中医院……走出小区步行五六分钟,就是获得“中国特色商业街”授牌的海滨路商业街。在小区周围,有多达10多条公交线路可以“一站式”不用骑车就能到达各大景区和市中心等地。

55岁的尤阿姨告诉记者,她女儿结婚后虽然已经在太湖新城买了房,但为了工作方便,小夫妻俩婚后还是选择和老人们居住在一起。“汽车可以停到地下车库,一年的停车费就1000元,但管理非常好。”尤阿姨告诉记者,他们家有2套安置房,自己和女儿一家居住在130多平方米房子里,另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出租,年租金在1.1万元左右。

尤阿姨的外孙女不久就要到入托的年龄,她早就看好家门口的蠡湖中心幼儿园,“如果女儿、女婿愿意的话,孙女可以在小区旁的中心幼儿园、中心小学上学。”相比尤阿姨,宋阿姨的孙子早就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。“我们搬来的时候,孙子正上小学,3年时间,一直和还发放生活定补,根据年龄不同,每月70到130元不等。

“管理”变“服务” 他们“反常”主动交物业费

“我们社区目前2173户,6000多人,60岁以上的老人约2000人,未成年人有700多人。”美湖社区党总支书记纪晓东告诉记者,目前社区是典型的“老小”小区。“小孩子们大多都是在附近上学的,跟老人们住在一起,到了寒暑假,居住在小区的孩子们更多。”

“物业费难收,并不是安置房小区的特点,即使连一般的商品房小区,这也是个难题。”美湖社区党总支书记纪晓东介绍说,之所以在美湖社区达到物业费90%以上交纳率,“社区从一开始就把‘物业管理公司’改名为‘物业服务公司’。”纪晓东告诉记者,目前社区有20多名工作人员,保洁、保安等物业服务人员有80多人,再加上居家养老、食堂等工作人员,人数达120多人,他们所需做的事,就是给居民提供服务。

“一开始我们并不急着催收物业费,而是先做起来,等大家都实实在在看到了小区的环境、物业的服务,我们就只要等着他们上门来交费了。”纪晓东介绍说,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他们目前提供的物业服务确实是“物超所值”的。

记者在小区看到,整个小区绿化率很高,小区道路、居民楼道没有卫生死角,每个楼道醒目位置处,张贴者安插提醒语以及负责该楼的社区工作人员名字、照片和联系电话。除了摄像头等技防措施,小区保安还时常骑着统一配发的自行车在小区内巡逻。“这样的物业服务,物业费的成本至少在1.2元左右,不足的部分都是由街道、社区想办法贴补的。”纪晓东告诉记者,按去年计算,小区物业费支出在350万元左右,实际收取的是100万元左右,其中200多万元的差额部分,由街道补贴一部分、社区收入补贴和社会力量捐助等一起合力“扭亏”的。

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、优美的

■名词解释

城镇化

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,第二、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,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、规模扩大的一种过程。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、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。

◀城镇化的核心,不是圈地,不是造城,是人的城镇化 东方IC

小区环境以及良好的物业服务,难怪昔日被征地的农民,今天的城市居民能够“一反常态”,每个月都能主动上交物业费。

经历“两次城镇化” 他们离城市越来越远

成立于2010年的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美湖社区,是由原景观苑小区和蠡湖家园小区合并而成,在无锡市是典型的一个农民安置房小区,这里的居民,大多是昔日蠡湖乡被征地的农民,从农民到居民,他们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城镇化之路。

“1992年我们决定自己做生意,开了一家小吃店,卖面条和馄饨。”尤阿姨说,当时生意非常好,一早上市光面条就能卖100多斤,“后来女人街兴起的时候,我们的小吃店也做大了,开始有炒菜什么的。”如今,尤阿姨和老伴悠闲地过起了退休生活,她和老伴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在三四千元,他们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照看外孙女,也会经常和以前的老邻居串门。“我们原来的村拆迁后,老邻居们不仅不在一个小区,大多数还都不在同一个社区居住了,但我们日常的联系还是保持着。”尤阿姨在老伴60岁的时候,还到老邻居们现住的各个小区里,上门送寿面等。

“1974年我嫁到郊区这里,一开始在大队干农活,当时已经不全是种水稻了,还有西瓜、蔬菜等。”宋阿姨回忆说,没多久她就因为懂记账,进了生产队的藤条厂做会计。“这些藤条可是出口产品。”后来,她又陆续在木制品厂、刀具厂做过会计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,我到国家一个部在我们这里办的电工培训中心工作,做过服务员,也做过老本行——会计。”宋阿姨说,从月工资30多元一直做到300多元后,1999年她退休了。直到现在,她跟老伴的主要收入就是退休工资。

“老伴是当地的电工,我在退休工资每月1600多元,我是1500多元。”宋阿姨说,儿子毕业后一开始也在当地的社办厂工作过,现在已是一名公交司机。“那时候乡里的社办厂,只要是本地人,年轻人想要进厂工作的话,还是很照顾的。”

眼宋阿姨相比,尤阿姨退休前的生活也很丰富。“16岁开始,我就